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www.chinateacher.com.cn

新闻专递

乡村学校从教30年 教师荣誉徽标揭晓

本报讯(记者 刘亚文) 4月21日,教育部公布乡村学校从教30年教师荣誉徽标评选名单,经过专家初评、网络公开投票、终评等评审程序,最终评出采用奖1名,由山西省运城市博艺制版印刷学校李永华获得,入围奖19名。

为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进一步增强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乡村教师的浓厚氛围,去年9月,教育部面向社会启动乡村学校从教30年教师荣誉徽标(LOGO)设计征集活动,得到全国高等院校、职业学校、乡村学校师生以及专业设计公司从业人员等不同群体的积极参与。为确保征集活动的公平、公正,教育部还专门成立由高校知名专家、中小学美术特级教师和地方教育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

乡村学校从教30年 教师荣誉徽标(LOGO)采用奖作品



乡村学校从教30年

山东出台17项举措 为教师“撑腰”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 山东省近日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新举措,针对中小学教师编制、教师课时量标准、班主任工作量计算、职称评聘以及农村中小学教师配备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一次性推出5个方面17条改革举措。

针对中小学教师编制不够用问题,山东提高了中小学高级和中级教师岗位设置比例,规定中学高级和中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5个百分点,小学高级和中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7个百分点,并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倾斜。

关于教师考核激励机制,山东要求今年年底前,综合考虑课程难度、备课时间长短、作业批改量、教学班数和学生数量等因素,制定和细化不同教师岗位课时量标准,强化课时量在职称评聘、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深入推进实施绩效工资制度,并规定班主任工作量按教师标准课时量的一半计入。

目前,山东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9,一些学生数不足百人的村小、教学点,最多也只能配四五名教师,很难满足实际教育教学的需求。山东在改革中完善了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规定中小学年级学生数达不到标准班额的,将“师生比”转变为“班师比”,小学按照年级(教学班)配备2.4名、初中按照年级(教学班)配备3.7名教职工的标准核定编制。按照这一办法,一所拥有6个年级的村小至少可以配备十四五名教师。

此外,山东还将实施“农村学校特级教师岗位计划”,在每个农村义务教育学区设立一个特级教师岗位,面向县域公开招聘,聘期内享受特级教师补贴待遇,如调离农村学区一线教学岗位,则不再享受相关待遇,同时加大短缺学科教师补充力度,用两年时间解决学科教师短缺问题,满足国家课程改革的开齐开足课程的需要。



中国教师报官方微信

封面人物

邓从新: 那个科学入口的引路人

□本报记者 黄浩

第二次被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评为“优秀会员”后,2015年9月,邓从新再次来到北京。

这位来自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中心小学的科学教师,尽管长期身处乡村,但对北上广等大城市已毫不陌生。在荆州教育信息网、监利科普网等网站上,关于邓从新的消息每隔一阵就要更新一次,而标题不得不频繁使用“再次”,如“邓从新再次走进中央电视台”、“邓从新再次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邓从新再赴京领奖”,等等。

30多年出色的小学科学教育生涯,让邓从新收获了无数荣誉和奖项。但回过头,他觉得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7年前,本报记者曾对邓从新的科学教育进行采访,如今回访时,他的科教之路依旧在继续。

“是什么信念让你坚持在农村做了30余年的科学教师?”初见邓从新,记者开门见山问道。邓从新若有所思地说:“能与一群有志于科学教育的朋友交流,这才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

时不时出入各级各类科学课教学活动、各级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比赛场所,指导学生创下“15年16个项目获得全国17个奖项”的成绩;与不少小学科学教育界的“大神”成为“哥们”,并长期保持专业的交流;从普通乡村学校一隅,走进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西部教育》的演播大厅……邓从新带领学生看到大千世界的精彩,然后他摘掉光环,钻进学校的一亩三分地,继续和孩子们一起走进田园,走向丛林,在炊烟与蛙声中做着属于他们的朴素“科学梦”。

“不能让农村孩子落伍”

今年开学时,邓从新带的五、六年级4个班的科学课变了样。

“同学们,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一起看几集娱乐节目。”邓从新故作神秘地按下了播放键。

那是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一档大型青少年科学梦想真人秀节目《少年爱迪生》,里面记录着全国各地青少年的“发明创造”——通过多功能起身助力装置帮助老年人起身与蹲下,通过电能无线穿墙实现隔墙取电,用特别的清洁剂配方研制出更安全的清洁剂……这些神奇又好玩的作品都是同龄人发明创造的?学生们大开眼界,更令他们惊奇的是,看着看着,他们发现,本校学生李妍的作品“农膜摇摇乐”也在节目中现身。

那不是我们学校的师姐吗?这个“彩蛋”让学生们兴奋不已。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他们拉着邓从新问,老师,我们也能上电视吗?邓从新趁机会,电视台的大门永远是向你们敞开的。从现在起,你们就留心观察,用心思考,随时给我提供科学发明的小创意吧。

孩子们马上忙活开了。菠萝外皮有凸起的刺毛,如果发明一把带夹子的小刀,削皮时就直接夹住菠萝旋转一周,是不是



邓从新与孩子们一起观察植物

会省去许多麻烦?扫地时总会遇到黑暗的角度,如果在扫把上装一盏灯,是不是能清楚地看到角落里的脏东西,然后将它们一扫而空?孩子们的创意谈不上多么新颖,但都来自生活。

在《少年爱迪生》这档电视节目里亮相的,大多是来自城市的孩子,他们的创作往往显得“高大上”一些。

几个与邓从新一同“见过世面”的学生回来后,心里很忐忑:城市里的孩子玩的都是高科技电子产品,我们农村娃折腾的这些玩意儿是不是太土了?黄歇口镇中心小学是一所乡村学校,由于条件限制,当地科技教育的开展总是捉襟见肘。早年间,家长听说学校“折腾”科技教育,也是一脸不以为然而。

但邓从新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学生,科学研究不分城市与农村,无论研究什么,科学研究的方法总是一致的。

在邓从新看来,引导孩子从好奇到创新是科学教师的使命,哪怕条件再简陋,也要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

“农村落后,但不能让农村孩子落伍,用科技活动安顿好留守儿童,让他们在活动中增添自信”。正是坚守这样的信念,30多年来,邓从新始终扎根黄歇这片不大的农村土地,通过自制教具、自编教材,将家门口的科学教育做出了大名堂。

在邓从新眼里,农村科学教育大有可为。他经常引导学生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沼气是怎么产生的?家乡的萤火虫为什么减少了?太阳一年四季东升西落的轨道一样吗?再如,当地有哪些常见的动植物?它

们的生长环境、生活习性、生长规律是怎样的?这些司空见惯的素材,都成为科技教育活动不竭的源泉。

正是在观察生活的过程中,一个个鲜活的创意喷薄而出。

在一次“科学讨论会”上,留守儿童李妍表示,农民早稻育秧使用过的农膜往往被随意处置,经过一年冷热变化,第二年使用时,农膜就会发生褶皱,而且极易破损。这不仅增加农民种田成本投入,而且造成环境污染。李妍提出,能不能搞一个发明,解决这个问题?邓从新眼睛一亮,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选题,鼓励她去研究。

李妍利用课余时间走访种田的农民,还跑到农资部门察看原装的农膜。她从中找到灵感,开始制作农膜回收器模型。在邓从新的指导下,李妍先后设计了10多个方案,制作了8个模型,最后制作出由清洗轮、擦干轮、回收轮组成的“农膜摇摇乐”。运用皮带传动、滚动摩擦和轮轴等科学原理,“农膜摇摇乐”能将使用过的农膜经过清洗、擦干等过程,再经过回收轮包装,达到保护农膜、回收农膜的目的。

这件作品最终荣获第十一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银奖。

“提到留守儿童,我们总觉得他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阴影,可是通过这件作品,我们看到来自农村的孩子也很阳光。正是孩子看到爷爷奶奶劳动强度大、农村浪费农膜现象很多,才有了这项有爱心的发明。”在“第十一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中,一名评委对这件作品这样评价。

像李妍这样被邓从新指导过的学生

数不胜数,一个个农村娃从田间小路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一件件出自孩子稚嫩的双手、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科技作品,从乡村简陋的教室走进各级各类赛场。

邓从新的“五步教学法”

今年初,邓从新收到了来自湖北省教育厅的信函,邀请他对《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和建议。

邓从新认真思考一周后,用两天时间写下近4000字的意见,其中包括增加课堂以外的“拓展”与“应用”的实施建议。邓从新认为,重视拓展与应用,可以真正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让学生学以致用甚至创造性地使用,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30多年的科学教育经验积累,让邓从新在这门学问上日渐精深,也让学生对他喜爱有加。

但邓从新说,自己并没有独家的秘诀,只要让学生养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解决问题”的学习习惯,教好这门课就“轻而易举”。

邓从新常常对学生说“科学自观察始”。为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邓从新经常带着学生一起走出课堂,走进市场,走进超市,走进田野,走进森林……总爱问他们:“这是什么?”“这有什么作用?”“它有什么优点?”“还有哪些不足?”“你能想出改进的方法吗?”

(下转2版)

总编七日谈 ①

学生群殴教师是全社会的恶之花

4月15日晚,安徽省蒙城县范集中学发生一起学生群殴教师事件,让人痛心、震惊甚至寒心。曾经师生相得、怡然自乐的教育,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更多人将矛头指向教育:教育出问题了,教师没处理好,学校管理不行,家庭教育缺失……

但只要稍有公允之心,就不会把板子仅仅打到教育身上。学生群殴教师事件岂止是教育之痛?岂止是师生关系之痛?岂止是学校管理之过?岂止是这几个学生的家庭之失?这是社会之痛,是若干社会事件社会环境叠加开出的恶之花。如果我们不能直面那些影响教育的大问题,不能直面教育中那些没有被破解的困局,“群殴教师”依然无解。

独生子女问题。这一代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很快,教师队伍的主力也将变成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身上可能存在

的问题这里不用赘述。我们必须直面的是:独生子女的教育已经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如果“独生子女学生”和“独生子女教师”未来全面相遇,教育会出现什么样的困境?师生关系会面临哪些更大的挑战?

留守儿童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大量失地农民只能外出打工;在农村与城市经济巨大的反差中,大量青年农民不愿意留在农村。农村儿童在强大的社会发展洪流中,有了一个新名词:留守儿童。远离父母亲情,带着“留守儿童”这顶帽子的农村儿童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了诸多教育问题、安全问题、社会问题,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学到了暴力、养成了戾气。

大班额、超级学校问题。这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问题,因为班额大,许多任课教师认不全自己班上的学生,许多校长认不全自

己学校的教师,何谈师生情谊、师恩深重?

教师问题。这次事件反映了教师队伍面临的诸多问题:教师应对不当、存在不当惩戒或成为直接导火索——折射了普遍性教师队伍素质和水平不足问题;据说这是一代代课教师,这决定了他的暂时身份,与“师恩情深”、“师恩深重”这类让学生敬服教师的内在因素不大可能存在,他在学生眼里的权威只能是来自暂时的教师权力——折射了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困境。如果继续追问,相信这一具体事件中还有更多折射普遍性问题的细节和个体特征。

教育管理问题。教育是需要方法和智慧的,对学生的“不服从”不知如何应对,教师用变相体罚,校长用不出事就不管,教育局用出事了就处分教师和校长,家庭用孩子出问题就批评打骂,这些司空见惯的教育方式和管理办法,怎么能适合今天

的孩子?如果群殴教师、群殴学生得不到法律惩罚,又怎么能指望犯错的孩子“长记性”、不再犯?

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新问题,但是有多少切实有效的办法和措施来扭转?与这个社会出现的所有戾气、急躁、逐利、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正一一报应到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身上一样,群殴教师事件,同样是全社会之殇、民族之殇。

群殴教师事件是全社会育出的恶之花,你我都有责任。如果传统美德、人类曾经坚守的那些善良美好品格依然在全社会不断沦丧,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教育培养出向上向善的一代文明公民?当学校培养出向上向善的学生,又怎么能有一个现在和未来的和谐美好社会?

刘华蓉